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退讓第二

後魏陸麗為南都尚書文成興安初封平原王頻讓不聽乃啟以讓父文成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二王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俟為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賜妻妃號麗以荷寵既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

王肅為豫州刺史以破齊將裴叔業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辭不許

劉昶為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

于忠宣武時為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宣武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

淳于誕宣武末伐蜀以誕為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

楊津為衛將軍孝莊永安初詔津為荊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

楊侃為右將軍孝莊從御河北侃固求陪從至建州叙從行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

爾朱兆榮之從子節閔帝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

北齊斛律羨後主武平初爲驃騎大將軍兄子武都爲兖州刺史羨歷事數帝以謹直見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優詔不許

後周泉企初仕後魏以功累遷爲車騎大將軍西魏文

帝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雒郡公增邑通前一千户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文帝手詔不許
王思政為都督荆州刺史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思政率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景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迴授思政並讓不授

于謹為柱國大將軍開府自以久當權勢位望隆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閒乃上先所乗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

達奚武遷驃騎大將軍累立大功朝議初欲以為柱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玉壁王欽若等曰元子孝後魏宗族義陽王為柱國大將軍

竇熾為柱國大將軍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為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輙發徒役

明帝不許

隋李穆初仕周為武衛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為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為佐命功臣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增邑三千户通前三千七百户又封一子為升遷縣伯穆讓兄子孝軌許之

元孝矩為壽州總管屯兵於江上後數歲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

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從從涇郡養德卧治也

梁睿開皇初為益州總管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内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高祖為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此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世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

令狐熙為桂州總管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兹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當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未能頓革吏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宿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高祖優詔不許賜以醫藥

唐張士貴高宗永徽中為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授鎮軍大將軍

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都督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上表陳乞曰臣自去月十七日舊疾發動有加無瘳至今月五日臣自量氣力恐至不起謹忍死口占陳露上聞臣受國重任荷國厚恩自陛下臨御已來方隅多故加以疾病不任扶持竟未獲趨拜闕庭瞻奉宸極忽此危亟氣候奄然將冥沒聖代長辭白日撫心內痛割切五情且鳥之死其聲尤哀況臣繫心聖朝結戀慈母倚枕西向覲謁永遥所以

循環咎刻心腸斷絶臣以素無成效累加封邑每經陳讓不蒙允許今臣將死醜肓猶存若使無功之子嗣守素封臣赴下泉亦不瞑目況人生凋弊國用不充軍興所須實資錢穀謹上前後所賜實封二千户請歸之有司庶裨萬一蓋臣宿素必守之誠伏惟聖慈特賜臨炤行營兵馬使已下至將士及資糧營田所縣等並令恭守所職伏聽進止仰天瀝懇誠切氣微俛首嗚咽申吐不盡不勝哀迫痛戀之至手詔答曰爵土之封以酬勲

德故受之日適當其分使賞在必行而得之者不讓其餘使人有可繼國之彝憲在乎至公往者寇逆亂常京闕失守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督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上柱國臨淮郡王光弼首奉師律翊佐先朝克殄氛祲底寧宗社自朕纘承丕緒又著大功扶顛履危勤恤於外可謂忠存王室道濟生人則食邑所加抑惟常典豈因疾故遽有懇詞不伐茂勲請歸實食覽其章奏增用惘然且福壽之理期於勿藥并

賦之錫傳於無窮豈宜暫以微瘵便思獨善將使在其下者何顔受封用阻深誠蓋存大體然謙撝有素志義可嘉足以激厲名節光昭退讓宣示中外咸使聞知

郭子儀為關内河東副元帥廣徳二年九月加太尉子儀抗表陳讓太尉不許子儀又上言曰伏以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輙敢上聞今日開府敬令琬至伏奉墨詔不蒙允許仰觀聖旨惶駭失圖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玆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緊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

敢不盡言兵亂以來紀綱寖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為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繇臣而致也臣位為上相爵為真王參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讐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尚西戎即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

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跡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伏願察臣愚款炤臣血誠遠降德音俯停新命上以廣聖明德讓之美下以免微臣無極之災畢力捐軀萬死無恨代宗手詔不允子儀又上表曰累上封章固辭新命未蒙亮察猥見褒崇應臣性分愚魯言辭蹇訥不足以遠迴天聽上感宸衷伏念兢惶心魂若失臣備位將相於今十年嘗願竭力奉公以身格物宏簡退之化移躁競之風不使食浮於人賞僭於德區區之志實

在於斯今臣受命徂征不越畿甸顧惟勤效尚未臯夷論功則毫髮未聞議賞則丘山已重而舊官秩外更授崇班忝曰秉鈞將何率下實恐浮薄之輩從兹寖甚禮讓之道不復興行在臣微軀胡顏自處臣歴觀古今備見否臧貴而能降者盡獲保全進而忘退者卒遇傾覆臣深知此理安敢貪榮所以抵冒威嚴昧死陳讓陛下雲雨之施既以光寵其始亭育之恩豈不保持其末所兾免臣橫死錫臣餘年碎首為請期於必遂手詔荅依

十二月乙丑加子儀為尚書令庚寅子儀上表陳讓曰
伏奉廣德二年十二月三日制加臣尚書令餘並如故
受恩逾量魂守飛越臣聞王政之本繫於中臺天下所
宗謂之會府大録其事自古攸難宣五常之教儀刑百
辟揔六聯之務阜成兆人非才則闕不可濫處臣以薄
劣素乏行能逢時擾攘猥蒙驅策内參朝政外總兵權
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糾逖羣慝功微賞厚任重恩
深覆餗之憂寅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辭太尉乞保餘年

殊私曲臨遂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顧深察其心豈意未歷旬時復延寵命以臣褊淺叉寡智謀安可謬職南宮當兹大任況太宗昔居藩邸嘗踐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皇太子為雍王之日陛下以其總兵薄伐平定關東歛至策勲再有斯授豈臣末職敢亂大倫德薄位尊難逃天下之責負乘致寇將速神明之誅伏乞天慈俯停新命非唯名器無假實與骸骨獲全在於微誠皇穹所鑒手詔答不允尋戊辰詔子儀於尚書省視事

又上表曰伏以尚書令武德之際太宗為之臣昨瀝懇
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不垂亮察務欲褒崇區區微誠
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德在人自後因廢此
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
老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
愚安敢輕受況久經兵亂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
四朱紫同色清濁不分爛羊之謠復生聖代臣頃觀其
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未敢輕議今元兇沮敗計日

成擒中外無虞妖氛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除審官之時
固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豈可輕為此舉以亂國章夫
國章亂於上則庶政隳於下海内之政皆亂則國家又
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尚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
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
工式叙太平之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
之所切實在於此詔答曰所讓者依宣示中外編諸史
冊又以子儀男晞兼御史大夫嘉其父讓也

杜鴻漸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山劍副元帥大厯三年八月又兼東都留守餘如故鴻漸以病陳乞竟不行四年二月表讓山劍副元帥許之

王縉爲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淮西淮南江南山南諸道節度行營使兼太原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齊國公大厯四年六月抗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許之

李抱玉爲鳳翔節度使時吐蕃每歳犯境代宗以岐下

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判
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鳳翔潞梁三大府秩處三
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
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帝嘉其謙讓許之大歷六
年抱玉又抗表讓山南西道副元帥及山南節度等使
表曰臣志願有涯寄任過分常懼覆敗自貽譴責且授
其旄節扞彼蕃戎所掌之兵須自訓練如臂使指若綱

在綱則人有固心前無彊敵今以臣守在西鄙兼統漢中撫循實難威令不及況自壠坻達於扶文綿亘邊陲二千餘里雖山谷險阻足為藩蔽其中賊路不一皆要防虞加之夷狄無厭憑陵滋甚去年既侵右地復擾西山倘至前秋兩道俱下臣若固其汧隴則不救梁岷若進兵扶文恐患逼關輔首尾不應進退無從伏惟陛下居安慮危圖難於易其前件使及梁州刺史伏請別擇能者悉以委之令臣西備隴關竭其誠節國家大計敢

不上陳手詔答曰卿位重台衡勲崇師律爰加倚任兼總漢中庶展謀猷遠寧郡邑而卿情殷退讓辭統巴岷志戀闕庭兼鎮河隴髙謝土宇務更分憂言念至忠益堅大節永懷誠願深用慨然覽卿表章曲遂來請

范希朝建中年為邠州刺史韓遊瓌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得衆忌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遊瓌殁邠寧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為節度德宗將許之希朝讓於張獻甫曰臣始偪而來終

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詔嘉之以獻甫統邠
寧數日除希朝振武節度使
李勉德宗時為汴滑宋亳等都統興元初詔勉頻有陳
讓懇請休閒其汴滑宋亳等都統永平汴滑陳鄭等節
度宜並依檢校司徒平章事如故
李芃德宗時為河陽節度興元元年芃以疾固讓謂所
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厭兵草然則天下城壘堅厚
矣戈鋋銛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盡乎除弊之

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鎮之戴翼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祿吾所不敢也吾既疾病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識者以為知言

馬燧為河東節度興元元年加晉慈隰節度初王武俊自魏州還兵雖去僞號而攻逼趙州觀察使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德宗用燧計欲令與昭義軍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而改授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日知未授命而三州已降燧則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乃復讓三州

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有功者恐後踵以爲常帝嘉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

王武俊興元初爲成德軍節度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表讓幽州盧龍一節度帝許之

李自良爲河東軍大將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爲軍帥物議多之

張茂昭為義武軍節度使貞元二十年十月來朝明年德宗晏駕順宗聽政加平章事合還鎮錫以女樂二人及門不使下車三表辭讓帝未之許茂昭言於中使曰二女樂咸自宮禁非臣下所宜目覩昔汾陽(子儀)西平(李晟)北平(馬燧)咸寧(渾瑊)膺此賞不讓為宜茂昭自省無功勞至如入覲乃臣下常禮奈何受此寵錫以啟倖門後有功高之臣則何以加賞帝聞之曰將來之楷式也乃許之又所賜安仁里第三讓不受

韓公武弘之子以討淮西功為鄜坊節度元和十四年弘自汴州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大金吾將軍旣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吾之任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甚恭遜不以富貴自處

李光顔穆宗時詔兼横海軍節度長慶二年三月光顔表讓節度并封其官誥以進且言已發東光縣欲還陳許從之

李夷簡為淮南節度稱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凡四表乃以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仍許分司東都以遂其志

李固言文宗時為檢校吏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累讓門下侍郎詔除簡較左僕射平章事

李石為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平章事兼江陵尹開成三年九月加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餘如故以石三上表讓中書侍郎故也

梁張佶唐末為潭州行軍司馬時劉建峯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殷統步騎討之期歳未尅而建峯為其下所殺州既亂隣寇且至時佶為行軍司馬潭人謀帥咸曰張行軍即所奉也衆以柄屬之佶不得已視事擒戮亂首部分軍政旬月間威勢大振寇亦解去乃謂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公况朝廷重藩非其人不可濫取因以牘召殷殷亦不疑禀命馳入壁佶受拜謁禮畢命升階告以大計議未決佶趨下率衆抃賀乃讓殷為

帥自請代赴師以圖攻邵邵既潰振旅而入復為行軍司馬垂二十年殷果立大勲

後唐郭崇韜為侍中樞密使兼領鎮州莊宗謂之曰吾欲移卿兼領汴州授總管鎮陽節制總管則嗣源也與李紹斌為聲援庶濟軍機崇韜曰計無便於此者因曰臣内權機務外預平章日侍天顔手持國柄名位亦已極矣恩寵亦已加矣如此富貴何假遥領藩方臣中夜思忖歷數創業功臣有隨陛下出生入死接鋒冒刃而

經百餘戰者今位不過典方州恩不過功臣名號臣惟涯分徒以指蹤畫策仰賛睿謨餘無汗馬之勞今日窮榮極盛陛下雖私臣恩舊然萬手所指臣何自安臣每歷懇披陳聖旨未迴臨炤今陛下議安邊事委任勲賢獲臣初心不勝大願其汴州節制乞陛下擇親王鎮撫臣晝夜思之汴州關東之會府當天下之要衝地富人繁國之根本除命親賢勲德不可輕授於人縱臣領之臣又不歸治所令人攝職何異空城臣與國之情議須

及此乞不以臣為慮别憮聖懐取臣芻議為便帝曰卿言忠藎予恐奪卿土宇予翌日上章辭節鎮批答云豈可朕居億兆之尊俾卿無尺寸之地卿雖堅讓朕意何安崇韜再表懇瀝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常處重難或遲疑未決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自必成至於賛朕丕基登兹大寳衆興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客取汶陽興師入不測之地潛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

不知惟卿合意追中都嘯聚羣黨窺凌朕決議平妖兼
收浚水雖云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諧沈筭斯即
何須肎劝始顯殊庸況常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衆
共定羣心惟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
倫沃朕之心非虛渥澤令卿再三謙遜重疊退辭始納
嘗陽請歸上將又稱梁苑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
節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旣覽堅辭難阻來表其再讓汴
州所宜依允

晉安彥威高祖即位授北京留守太原尹就加使相彥威以位望漸隆心不自安繼上表以眼疾乞從休致不允乃請赴闕自陳詞理激切朝廷惜而縻之授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鎮宋城後彥威授鎮軍大將軍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竭家財駝馬戎器以進乞從歸退累批不允以疾還雒陽卒於家

高從誨少帝時為荆南節度使從誨累表陳讓新命時朝廷遣內班劉從貞傳宣不令表辭從貞馳奏云臣到

荆州南貝傳聖旨從誨云臣有志不顧官崇所奏非矯飾也今再差人固讓必望寢停縱降使臣不敢迎受蓋從誨以術者言數運有灾宜避其尊寵故也

周高行周太祖時為鄆州節度使以降詔不呼名上章讓曰陛下每降詔書過踰常制耳聞宣讀心不遑安詔書呼名人臣常分乞不踰聖制者太祖初踐祚志懷謙抑藩岳元老多不呼名與行周詔即呼齊王故有是奏

冊府元龜卷四百九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壁壘

夫石城湯池著於神農之敎固圉重閉載乎春秋之訓誠以守禦之設所以保民營屯之利繇是制勝故司戎律遏外侮者莫不務焉三代以來乃有扞戎貊備鄰敵討疆寇懷新附審其勢勝防其侵軼收合離散繕完守

備因地而占其利先人而奪其心築壘以為固環營而入保縣是軍聲雄震士氣兼倍整武經而惟叙圖戰功而先集克寧封守以安生聚斯蓋治戎之要道備豫之善教者歟

周南仲為將帥宣王之時北有玁狁之難命南仲往築城於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

晏弱為齊大夫齊侯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齊境上邑遂圍萊滅之

孟獻子（仲孫蔑也）為魯大夫襄公二年七月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謀鄭故也（鄭人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鄭舊邑今屬晉）知武子（荀罃也）曰善冬復會於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獻子謀）

廉頗為趙將軍秦王齕攻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趙軍築壘而守之

趙奢為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奢將兵救之趙軍武安西（屬魏郡）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奢堅壁留

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

漢郭蒙高帝初為城將將築城兵也

公孫敖為因杅將軍武帝太初元年遣敖築塞外受降城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建武中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

公孫述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攻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餘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南擊秦豐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

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預為之備出兵迎擊之豐敗走

段紀明為護羌校尉破羌將軍時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紀明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夏紀明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晏等大戰破之紀明不欲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西縣屬天水郡）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啣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紀明旦率步騎進擊水上羌走因與愷等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

虞詡為武都太守既到郡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渭川羌退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繇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壘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

魏婁圭字子伯漢末從太祖為大將建安十六年太祖

征馬超於關中軍於渭南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子伯説太祖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須臾氷堅如鐵石功不違曙百堵斯興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太祖從之比明已就

張遼為盪寇將軍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

道險難用深入遂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
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
于禁為平虜校尉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
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
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
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
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
之故敢因緣為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

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
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
君宜促詣公辯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
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縁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
具陳其狀太祖悦
劉馥為揚州刺史馥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
又髙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
數千斛為戰守備

鄧艾為征西將軍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蜀諸葛亮為丞相建興五年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七年冬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十二年亮悉大衆繇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亮疾病卒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

李嚴爲都護建興四年春自永安還駐江州築大城今巴郡故城是

張嶷爲越巂太守嶷以郡郛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

晉羊祜爲都督荆州諸軍事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孫皓既平預還

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城之勢

祖逖為鎮西將軍東討石勒乃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逖恐武牢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内史周閎率衆築壘

宋毛脩之為河南河内二郡太守行四州事戍雒陽脩治城壘髙祖既至案行善之

南齊周山圖為寧朔將軍漣口戍主遏漣水築西城斷魏軍騎路亦以漑田又於石鼈立陽平郡

梁曹景宗為右衛將軍魏軍攻徐州詔景宗援之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藳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

掠輒反為趙草所獲

韋叡為左將軍南郡太守時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柵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

陳徐度為鎮北將軍高祖永定三年率衆城南皖口

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為河内鎮將宋高祖之伐姚泓也

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斥堠不通裕甚憚之不敢前進

薛拔父瑾為安西將軍貞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

刁雍為征南大將軍薄骨律鎮將貞君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危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

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其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姦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曰卿深思遠慮憂勤盡忠令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爾功也

北齊潘樂文宣時鎮河陽破西魏將楊標等時帝以懷

州刺史平監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脩理增置兵將而還

常山王演天保五年八月奉詔與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雒陽西南築伐惡城新長城嚴城河南城九月文宣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

慕容儼天保末為揚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監將兵衛送蕭莊築郢默若耶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悉達戰大蛇洞破走之

斛律羨為幽州道行臺僕射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並置立戍邏五十餘所

段韶為武衛將軍蒞并州武平二年正月出并州道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法和韶亦預行築魯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還

獨孤永業為雒州刺史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黒澗築

城成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

王俊為雄州刺史河南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雄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

斛律光為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又與周將齊國公宇文憲中國公擒跋顯敬相對一旬光置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顯憲敬等相持憲等不敢動

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之

後周達奚武以大將軍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三防齊將高啇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

王思政為驃騎將軍鎮宏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還并州刺史仍鎮玉壁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宏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後為荊州刺史自武關以南延

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

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鎮玉壁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

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齊王憲天和四年九月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一云劉雄為齊王憲府掾從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

宇文盛為大宗伯與柱國王傑從齊王憲東討時汾州被圍日久憲遣盛運粟以給之仍赴姚襄城受憲節度齊將段孝先率兵大至盛乃力戰拒之孝先退乃築大

寧城而還

隋郭榮在周時為宇文護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惟榮所立者獨能自守榮以功授大都督又以稽胡數為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宏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道稽胡繇是不能為寇

李穆仕周為大司空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郭慈澗
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
郭衍開皇中為朔州總管築桑乾鎮
唐王方翼為安西都護高宗朝安撫大食使裴行儉之
討遮匐也詔以方翼為副行儉軍還方翼始築碎葉鎮
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五旬而畢
西域胡夷競來觀之因獻方物
張仁愿神龍中為朔方軍總管先是朔方軍與突厥以

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衆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其虚奪取漢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守黄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為賊虜所有建議以為不便仁愿上請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悉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

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遥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卻敵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為守備何也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

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
郭元振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為行軍會集之所至今賴之
哥舒翰為隴右節度築神威城於青海上旋為吐蕃所破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上有白龍見遂名龍應城吐蕃自此遁逃不復近青海
李懐光為邠寧節度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東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為西邊要

防矣
馬燧為河東節度使建中四年涇原軍叛燧以晉陽王
業所起度都城東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
乃西引晉水架汾而城之東瀦以為池寇至計省守備
者萬人汾水環城多為池樹栁以固隄城益固
李晟為神策軍使討朱泚始至渭橋以逼泚表築城以
為固德宗許之
劉昌為涇原節度使貞元四年築連雲堡七年又城平

涼以扼彈箏峽口命徒庀事旬日而畢詔曰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劉昌請城於兹分兵保戍實以遏其要衝保寧邊鄙平涼固原州屬縣在原州西一百五十里令昌董率諸軍城之度支饋運浹辰而畢仍分兵戍之地當走集得守固之要器械糧穀頗豐而人安焉三月昌新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堡在平原西三十五里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貞元四年初築良元城距城築臺上穀連弩為城守而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據便

地虜每寇掠輒擊却之涇隴𨋍是又安虜深憚之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於彭原置義倉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為烽堡又上疏請復置鹽州及洪門雒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皆從之緣邊軍州安悅楊朝晟為邠寧節度使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奏曰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咸集諸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近虜

若大興兵即蕃戎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咨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知已無可奈何帝從之事畢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來障數日而退

郝玭為臨涇鎮將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及段佐節制涇原深然其策元和三年佐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為行涼

州詔玭為刺史以戍之自是西蕃入寇不過臨涇初佐請城臨涇詔麟遊靈臺良原崇信歸化等五鎮並脩整士馬掎角相應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脩嘗為犬戎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每軍人耕穫屢為蕃寇掠奪佖請脩築議者是非相半佐決意城之功畢時方以為大利扼川口要害塞上至今賴焉

杜佑為淮南節度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

脩葺

張宏靖為河中尹請脩古舜城許之

烏重胤為淮汝節度使征淮西奉詔修貫柵堡

李光進為振武節度使元和八年七月請修東受降城兼理黄河防堰

李光顔為邠寧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奏修築鹽州城畢

李祐為夏州節度使長慶四年奏於蘆子關北木爪嶺別築堡柵以捍黨項之衝其壁壘屋並出當軍財力不

别請錢祐於塞外凡築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隂河淘子
而宥州烏延皆方廣數里尤居要害蕃戎畏之遷滄州
節度使奏抽管内百姓一萬人於黄河北築城
李元喜為安南都護寶歷元年上言請移城於江北岸
圖其形勢上之制可之
張惟清為振武軍節度使請户部錢一十四萬貫充脩
築東受降城
王承元為鳳翔節度使於汧陽縣西北八十里築新城

一所賜額為臨汧城鳳翔西接涇原無山谷之險吐蕃

繇是往往入寇故承元奏於衝要築壘分兵千人以守

之又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驚承元奏

益城以環之

李泳為振武軍節度使太和四年七月上言先管内修

雲伽闗畢功并進畫圖一軸又奏差兵馬一千人赴雲

伽闗守

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江夏城客土散惡難立垣墉每

年加板築賦菁茅以覆之吏緣爲姦蠹弊綿歲僧孺至

計茅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卽賦之以塼當苫築之價

凡五年墉皆甃葺

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修邛峽關城及移嶲州於臺登

城

牛䕫爲西川節度使咸通六年四月䕫奏於蠻界築新

安城遏戎州功畢時南詔蠻入寇姚嶲陳許大將顔從

戍嶲州奏築二城其年秋六姓蠻攻遏戎州爲復所敗

退去

高駢為西川節度使蜀土散惡成都北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甃之以塼雉堞豁是完堅

梁趙珝為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壤卑疎每歲壁壘摧圯工役不逮珝遂營度力用以甃周砌四墉自是無淋潦之虞

高季興為荆南節度使荆南舊無外壘季興始城之

楊師厚為襄州節度使先是漢南無羅城師厚始興版

築周十餘里郛郭完壯
後唐李存進初為建武軍節度使天復十九年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閻寶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存進代嗣昭為招討進營東垣度峽濘為壘沙土散惡垣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板築旬日而就賊不能寇
李存賢權典沁州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南去故州一百五十里據險立柵為法所以聚州民已歷十餘年及存賢至郡復繕故州時獨有壞舍三間因召州民

鏟草萊除荆棘結茅為舍漸濬城壕未半年間故州完集

李存審為蕃漢馬步總管天祐十六年正月城德勝夾河置禦捍之備

馬殷為湖南節度使同光三年八月奏增築岳州城

趙德鈞為幽州節度使同光末於閻溝築城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自是稍息虜寇自幽州東十里外州人不敢樵牧後德鈞又於州東五十里故潞縣擇潞河築

城以兵守之而近州民方敢耕稼自擒破惕隱禿餒之後德鈞又於其東築三河城以遏虜寇三河接薊州有漕運之利初聚工興築虜騎遮我糧船云此我疆界安得設板築德鈞以禮責之出師將擊虜乃退去故城守堅完到今為形勝之要

王晏球為北面招討副使天成二年九月奏淮宣差兵士築城於閻溝店初詔城良鄉復設壁於此蓋取幽涿之中塗以備鮮卑之抄掠也

西方鄴為夔峽節度天成元年十月奏瞿城峽口增脩寨栅

楊漢章為雲州節度使天成四年奏修築寰州城池

張廷翰為冀州刺史廣順元年八月奉詔率白丁修武疆深州城隍

周李重進為淮南道行營招討使顯德二年十一月上言淮宣火淮城正陽下蔡功畢仍以圖上進

楊信為壽州節度使顯德四年四月奉詔發部内丁夫

廣壽州新城

册府元龜卷四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三一至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姚希慶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間諜

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其三曰邦諜盖反間之作舊矣乃若用兵貴於伐謀臨敵重於制變揣其情狀離其親信多方以誤見機而作計成於詭譎事出於權道此所以未戰而屈人以奇而取勝者也春秋戰國干戈日尋

故其縱謀遣覘多尚詐力漢魏而下本兵柄者亦有深衷密畫巧法潛運用能摧勁敵剪大姦夷兇殘樹勳烈非心術之精妙軍志之詳練又曷能因時而合變哉

伯嘉為羅大夫楚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在新城昌魏縣）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諜伺也巡徧也）

子元為楚令尹（子元楚王之弟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秩之門（桔秩鄭遠郊之門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

東北有桐丘城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

子罕為宋司城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後樂喜也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名介夫甲衛士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覘窺視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知其微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孰能當之微猶非也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巳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走安平今之東安平也令其宗

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刧代樂毅樂毅因歸趙單又縱反間曰吾

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遂夷殺其將騎刼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單所亡七十餘城皆復

公子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

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輙以報臣臣是以知之

趙奢為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為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

趙地也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趋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范雎為秦昭王相王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在泫氏）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雎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

代廉頗將以擊秦秦閒馬服子將乃以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李牧為趙將嘗居代鴈門備匈奴多間諜

王翦為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顔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

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
趙
漢陳平初為漢王護軍中尉項羽圍漢王於滎陽城漢
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顧楚有可亂
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
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
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
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黄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

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舉鼎俎而來即陽驚曰以為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去餔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夫亞夫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夫亞夫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背而死高帝七年被匈奴冒頓圍於白登平使畫工圖美女

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危欲献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其有也於是匈奴開出一角得突出

後漢馮異為孟津將軍與河內太守寇恂合勢以拒更始將李軼朱鮪河南太守武勃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

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茍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季文軼字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搆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絶四方分裂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雋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光武兄伯升

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雒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

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堅鐔為揚化將軍與諸將攻雒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朱鮪大戰武庫下（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

魏賈詡為執金吾參太子司空軍事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並求任子詡以為可偽

許之太祖乃用詡謀離間超遂使相猜疑軍以大敗
蔣濟為丹陽太守後辟為丞相主簿初蜀將關羽既降
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
宣王及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
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
聞之即引兵西襲江陵羽遂見擒
蜀諸葛亮為丞相益州牧初孟達之降魏也領魏新城
太守達連吳固蜀潛結中國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

逵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謨詐降過儀因泄其謀

吳胡綜為侍中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偽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絶四海分裂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絶雖

望風慕義思托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
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
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户受覆燾英雄俊
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
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宏大猷整理天綱將使遺民
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
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旻天至願謹遣所親同
郡黄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問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

於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内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無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所見搆會招致

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氷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

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否瞻望長嘆日月以幾嘗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綿綿不絶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搆譊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横見譖毁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

勢去亦宜也死而非義不去何為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奔巳自效不敢徼倖因事為利然今與古殊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絶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虛空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

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荊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芽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雒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九

两軍不能相究虚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
應者必多丕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
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
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校應見納受遂
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
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闔
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
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絶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

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陸遜為上大將軍右都護鎮荆州時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恊遜聞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輙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雒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潘濬字承明為太常五溪蠻夷叛亂濬督諸軍討之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旍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旍以啟大帝大帝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旍表以示於濬而召旍還免官

周魴為鄱陽太守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

人齋戕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覿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嘆展轉反側也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啟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戕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

氾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遥陳其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矢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横讒禍在漏刻危如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没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

君遠鑒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響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覩東主一所非薄嬙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

能釆納顧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為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隲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别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資運糧以為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廾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為

内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顧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蓍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虚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為辭目語心計不宣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勑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

精誠之徵豈能上感然事急孫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
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
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信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
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
俱塞永無端原懸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
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為變聞聲響抃今
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棲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
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

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徃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歴口為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饑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州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徃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

恨前者不扳石陽令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
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
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
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民使君速赴救
濬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
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已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
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
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

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日
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
紐即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
帥奬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使山兵吏民
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决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
叛日月有人濶狹之間輙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
若省魴牋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
震灼啟事蒸仍乞未罪恠魴因別為密表曰方北有逋

寇因阻河雒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
上以光貪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
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勑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
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
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
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
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輙自督勵竭盡頑敝撰立牋草以
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

伀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勲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邀横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髪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帝

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曰君下髮戴義成孤大事君之
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又賊帥董嗣
負阻切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
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
諜受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
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
丁奉為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
攻合肥奉與晉大將軍石苞書搆而間之苞以徵還

晉魏瓘為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於時幽州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為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督荆州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

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劉琨為并州刺史領匈奴中郎將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里許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

李矩為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劉聰遣從弟暢討矩矩軍夜襲之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暢僅以身免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雒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

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雒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雒

後周楊檦為太祖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為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涉二絳建州太寧等諸城並有請為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檦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

韋孝寬為宣武將軍南兖州刺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

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日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後孝寬為標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托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

東入孝寛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時北齊斛律光在汾北孝寛忌光英勇乃作謡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傕自摧槲樹不扶自豎齊臣祖珽穆提婆與光有隙因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後主乳母陸令萱以饒舌斥巳也盲老翁謂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謡言啓後主誅光武帝聞之始有滅齊之意竟平其國

達奚武為東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李遠為都督義州宏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静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如此

隋陰壽為幽州總管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於磧

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民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謨王威等月餘世謨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

長孫晟為奉車都尉以突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各擁强兵上書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陳突厥强弱形勝高祖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

諸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
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軍騎將軍出黄龍
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道得至處羅侯所深布
心腹誘令内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
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為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
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
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兵拒之阿
波至凉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

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耻豈不内愧于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于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度量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聊阿波納之攝圖與衛王軍遇戰于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懐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而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故地收散卒

數萬與攝圖相反阿波頻勝

賀老弼鎮壽州時江南尚阻江都人來護兒住白土村密邇江岸嘗令護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

趙仲卿為朔州總管突厥啟民可汗求婚高祖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開元七年啟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敢逼達頭亦可汗號潛遣人誘至啟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

裴矩為黄門侍郎大業中煬帝遣將築伊吾城令矩共往經略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後以本官領武賁郎將詔護北番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于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内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于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

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
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
星馳爭進與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
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
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
往報
唐李靖為兵部尚書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
進取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

其不意直趣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于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可汗僅以身遁

竇靜貞觀中為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詰其所靜知虜虛實乃潛令人間其部落郁射設所部欝孤尼等九俟斤並率衆内款

劉師立檢校岐州都督陳伐吐谷渾之策朝廷未之許師立又遣使間其部落多其降附裂其地為開橋二州

蕭嵩開元中為河西節度判涼州事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嵩乃縱反間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潛通贊普遂召而誅之

王忠嗣天寶初為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戰于桑乾河敗之大虜其衆時突厥葉護新有內難忠嗣盛兵磧口以威振之烏蘇米施可汗偪强不降忠嗣乃縱反間

于拔悉密拔悉密與葛邏禄回紇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出兵伐之取其右廂而歸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汗妻可敦男西殺葛臘哆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

曹王皋大歷中鎮江西先是牙將伊慎討梁崇義摧鋒陷敵李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計逋歸皋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而壯之拔為大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為曹王所任遺慎七曲之甲詐為慎書行間馬徳宗遣中使即以詰之皋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沂江來寇

梟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二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一